

馆藏
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九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九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十八回

牛儿逞威失脚踏擂 张方使坏秀娘胜招…………… (1)

第一百十九回

风流侠寻儿遇友 大刀王保女擒寇…………… (52)

第一百二十回

侠客火烧天王殿 英雄再打藏峰岛…………… (85)

第一百二十一回

贺清虚松林收徒 云中叟胡府教武…………… (125)

第一百二十二回

胡千里力挫少林僧 贺清虚传艺赛元霸…………… (189)

第一百二十三回

年羹尧三打藏峰岛 陶洞天劫狱西安府…………… (239)

第一百二十四回

四英雄聚首绍兴府 六侠客散伙三元店…………… (278)

第一百二十五回

泥小鬼夜刺行营 吕老侠仗剑除恶…………… (325)

第一百二十六回

侯侠客愠怒传艺 静空僧被激比武…………… (384)

第一百二十七回

打擂台群英聚会 逞英豪众侠发威…………… (427)

第一百二十八回

胜裕狂扫藏峰岛	鲍林怒烧三元店·····	(497)
第一百二十九回		
小贼寇暗地寻仇	老侠客匡扶正义·····	(545)

第一百十八回

牛儿逞威失脚落擂 张方使坏秀娘胜招

话说石天凤见虎儿小子浑浊凶猛，一脚将方石柱踹出多远，不觉技痒，遂对石天龙说道：“哥哥，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子名叫甘虎，我的外号人称隔山打虎，今天我们两个人犯了地名了，我要出头赢他一阵。”还未等石天龙答言，金龙川主杜占鳌，接着说道：“好，石二将军到擂台上赢他们几阵。这个话一点不错，时候也差不多了，咱们要是尽自看着不上，打擂的人又多，就许今天上不了擂，那不是白来一趟吗？”话既然说到这里，石天凤遂由看台上下来遂够奔擂台。到了上面虎儿小子看着就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可就是想不起来他叫什么，问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石天凤挂号的时候，就没说出真名实姓，到现在仍然用挂号的假名，遂说道：“好说小子，我叫石二。”甘虎遂嘻嘻一笑道：“小子你十三也不成，别说你十二还差一道。看招。”说着话掌已然到了，石天凤跨步闪身，舞动了双掌接架相还。要按石天凤的功夫可是不错，怎奈这个虎儿小子也不软，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战够二十多个照面，并不分胜负输赢。谭望跟于庭两位老头子彼此以目示意，就说是这小子是岛内来的，他们是一窝蜂，不动是不动，既然动开了头儿，接着必然就有一场凶杀恶战。二位老头子留神细看，石天凤的功夫果然不含糊，甘虎也是越战越勇，两个人在擂台上，滴溜乱转来回打

盘。说不说又战了十几个照面，猛然间甘虎掏心一拳，够奔石天凤胸前打来，被人家身形往旁边一闪，一把手将腕子掳住，把二位老头子全都吓了一跳。又谁知虎儿小子力气大，左臂往回一撤右臂横着往前一推，横推八匹马的功夫，用足了力气，往外一撞，“砰”的一声把石天凤由台上撞将下去。天凤斜着身头朝下下去的，幸亏他心里还明白，赶紧用两只胳膊将头一抱，脑袋倒是没摔着，左胳膊肘往地下一支，“喀嚓”一声，怔在肩膀头上支出骨头来了。杜点鳌一看不好，赶紧派庄兵将石二将军搭回。

常言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石天龙一看将兄弟摔伤了，不由得咬牙暗恨道：我要不将虎儿小子打死，怎能给我兄弟报仇？想到这里一声没言语，下来看台往前走。来到擂台下，身形一纵，纵到上面，自报名姓，说是叫作石大。甘虎一听原来这是哥儿俩，遂乐嘻嘻说道：“好小子，石二打下去石大又来了，石大再打下去大概老石就要出来了。”石天龙厉声喝道：“甘虎，休要你多说少道，今天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姓石的是何如人也。”说着话身形向前一蹿，举手够奔甘虎面门打来。虎儿小子一看掌到了，身形微然一闪，用左臂向上一挂，随着举手便打，这手功夫名叫作“单塘掌”，这种手法最厉害无比。他往上一挂不管挂上挂不上，他是进步便打。练武术练的就是这种手法，闪展腾挪可也是在这个地方施展。石天龙一看虎儿小子掌带风声，够奔自己打来，不敢怠慢，急忙一转身，进招还手，两个人擦拳过招战在了一处。石天龙、石天凤哥儿两个的能为，本来不差上下，可是这个时候看着，仿佛石天龙比他兄弟能为高强。这个地方就因为天凤动手之时，天龙已然将虎儿小子的招数，看

了一遍，故此再要动上手不敢说心有成竹，多少有点把握。这时候台下看热闹的众人鸦雀无声，全都把二目睁圆，留神看着二人动手，免不了互相耳语。有的说还是这个大个子赢，就有人说：“不一定，大个子既然那么横，这个石大也有见了，倘若他估量着自己的能为不成，他也不上来，既然敢来就不含糊。常言说的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说我道不过都是低言悄语，说话的时节不能耽误眼看，仍然是直直勾勾，往擂台上看。这二人战的工夫可不小了，总有四五十个照面，并不分高低上下。石天龙头一样儿在兄弟动手时，他已然看见了虎儿小子的招数，他上擂之后，可就把主意拿定了，准知道甘虎是个一勇之夫，心粗气浮，只能凭血气之勇，决没有以外的计算，我跟他比上，取封闭躲闪的主意。不看出十二成便宜，决不冒险进招，也可以说是以逸待劳之法，单等他力尽筋乏之时，我再施展急风骤雨的法子。任凭甘虎如何的猛勇也难取胜，这是石天龙的法子，甘虎果然审查不到这个地方，不管你使什么法子，反正也是按自己的规矩跟你打，招法是一招比一招快，一势比一势快。石天龙看着高兴，以为这个甘虎今天非上当不可，他可不知道，甘虎那乃是生就的神勇，越战力量越大，居然是精神百倍。石天龙一看暗说：不好。我这个以逸待劳要不成，就许叫人家以劳胜逸。想到这里未免着急，又想起自己的兄弟，被这小子由擂台上打下来，膀臂摔伤，尚且不知道性命如何，真要是我再报不了仇，我们弟兄这叫栽双料的筋斗。自己将然一想，招数上微然一透迟缓，甘虎那个手术够多么厉害，就趁他略微一失神，抢身进招，双掌已然递到了。石天龙看见双掌离着胸脯不远，本有心用双手往下一盪，又一看晚了，接着又打算撤身往后纵。

练武术最忌的就是犹疑不定，打算发这一招，就是输了，甚至于因为这一招死了也得发，因为你能这样决断，倒许由死处逢生。拳经有云：“进退不断，其败立见，”今天石天龙可就吃了这个亏了。就这样一犹豫的工夫，虎儿小子双掌已到，“砰”的一声按在胸膛上，天龙噤噤退出两三步翻身栽倒，“哇”的就是一口鲜血，当时红染台板。早有搭簸箩的过来将石天龙搭下擂台，杜占鳌派庄丁接回来，跟石天凤放在了一处。

虎儿小子在擂台上高声说道：“小子们，你们谁也赢不了咱们霹雳狂风，还有谁不怕打趁早上来。”这句话没说完，“哧”的一声由下面上来一位彪形的汉子。虎儿小子看了看，心说好雄壮的汉子，遂问道：“小子，你叫什么东西？”那大汉子说话声如巨钟道：“小子，你要问我姓金单字名坚，外号人称‘举鼎判官’，我听你小子说话太狂，我要不把你打倒，我就不叫金坚。”虎儿小子闻听，直气得哇呀呀怪叫：“好小子别走，接招。”两个人各自挥拳打在了一处，二人都是大身材，力量勇猛，真不亚如熊争虎斗一般。统共战了约有二十多个照面，金坚转身一走，甘虎随后进招，堪堪拳头打在金坚的身上。这么个工夫，他把腰一塌抬起来右脚正踢到虎儿小子肚腹之上。这手功夫的名目就叫作“倒踢紫金冠，”幸亏甘虎知道上了当了，随着往后一退，总算把力量撤去了一半，虽然如此连着往后倒退了三四步，通坐在了台板上。金坚转身观看，已然将虎儿小子踹倒，不由得哈哈大笑，甘虎只得站起来退回班次。

跟着又走出一个人来，正是穿云玉白虎刘俊。来到台口，把后面的二位老人家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二位不知道刘俊有

多大能为，暗说：冯金坚这样猛汉，武术又不平常，他居然敢出头比手，难道说他比甘虎还高不成吗？虽然这么想可是也无法。这工夫刘俊已然报通了名姓，跟金坚动了手。原来刘俊出头另有心思，他想今天大家来镇擂，总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常各位兄弟，对于我非常重看，如果今天我反倒不敢出头，未免叫人小看，要像金坚这种汉子，大概我的能力还能制得住。故此看见甘虎输招，自己这才出头。来到台口报通名姓，架式摆出来，说了个“请”字。金坚看了看刘俊，倒是有一番英勇的气概，可是凶猛上比自己打倒的那个甘虎，可就差的太多了，多少心里有几分小看，遂也说了一声“请”，这才各自进招。刘俊动着手一看，金坚这个人的脾气，跟虎儿小子牛儿小子全都是一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我何不用诌招赢他。自己把主意拿妥，在七八个照面的时候，倒是精神百倍，十个照面开外，刘俊故意作出来堪堪不能招架的样子。金坚一看不由得暗笑，心说：就凭这样能为还要出头，这不是自找现眼吗？莫若我把他早早打发回去就完了，何必叫他在这里受罪呢？想到这里，招数加紧，打算再有三五个照面，将刘俊打倒就完了，他可没想到用足了十二成力量，又战了十几个照面，刘俊仍然还是对付着招招架架。金坚看着着急，心说：凭他这样的功夫，我尚且不能将他打倒，我还称得起什么举鼎判官。冲他这一句话可见得就是外行，二人动手凭的是武学，并不在乎举鼎不举鼎，能够举十个鼎，如果不曾练过武学，跟艺业高强之辈走到一处，也是一样得输。人家刘俊所施展的那叫武学精华，讲究的是闪展腾挪，不怕敌人来打咱全凭四两拨千斤，那才叫作武学。金坚虽然力量不含糊，谈到武学的火候，他可不如刘俊。要说刘俊也没有

多大功夫，就因为自己老师是一位成了名的侠客，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再兴一门把势，重造一家武学，每天交结的也都是成名剑客。刘俊自己刻苦练习，又搭着受过这些位的熏染，常言说的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虽然成名剑侠，不是刘俊自己直接交的朋友，也可以说是终日盘桓。平常说的好，说说道道全都是行家，何况刘俊又是个有心计的人，别看功夫没有多少年，对于动手的诀窍，那可以说是经的多见的广。所以跟金坚动手任凭他怎样欺招，自己总是看住了门户，并不着急，并且在看关定式之外，还要作出来一种堪堪不敌的样子。外行人这个地方可看不明白刘俊的用意，可瞒不了二位老人家于诞谭望，一看刘俊这份举动，未免暗含着赞叹，这才叫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真没把这个刘俊搁在心上，又谁知他还是果然高于一切，倒要看看他怎样发招赢这个举鼎判官。不但两个老头儿有这样思想，就连众位小弟兄也都是一个个扎撒臂膀，瞪眼观看，心说：莫怪师哥说咱们大家不肯用心练功夫，到今天一看才知道师哥所说一点也不假，看看人家这个招数，施展出来非常巧妙，看那个意思就仿佛毫不费力，可有一节，他可赢不了这个金坚，大概这许是力气上吃着亏呢，这一伙小弟兄里面就数人家司马良知识高深，别人都是这么说，惟独他一言不发。夏九龄爱说话，叫道：“师哥，你老看怎么样？刘师哥能保得住不输吗？”司马良微然一笑道：“据我的眼光看，可也不一定对不对，不但刘师哥输不了，大约不出十个照面，必然要赢这个金坚。”众人听司马良说话与众不同，大家都看着输了，他竟说准赢，未免不明白他这个话。夏九龄接着问道：“师哥，你老这个话，还是随便一说，还是有什么把握呢？”司

马良未及答言，洪玉耳接着说道：“众位哥哥，你们就别问了，据小弟我看刘师哥也得赢。”众从接着还要问，猛听得当场“砰”“扑通”的声音，再一看金坚已然仰面朝天，栽倒在擂台台上。大家看着未免就是一怔，原来刘俊以佯输之法，引诱金坚往里进招，这小子果然不明白，以为刘俊是困兽犹斗勉强应战呢，先前不过就是以招数相逼，加紧加快，后来看了看刘俊，实在没有还招的能力，这才放心大胆，不管冒险不冒险竭力往里进招。如果要是沉不住气的人，金坚一冒险进招，必然就要设法赢他，但是发出招去将人家赢了没的说，倘若若是赢不了，自己倒落个大危险，就让把危险也脱过去，自己的用意，被人知道了，再打算用此法引诱那可就不容易了，这个地方就叫作火候。虽然他是冒险进招，自己不看出十二分便宜，也不轻易发招，这就叫养敌之骄。凡事都是一样，由浅入深，你越不理他，他以为你怕了他了，他是越来越劲，果然不到十个照面，金坚动力如入无人之境，欲如何便如何，就仿佛刘俊是死人再也不会还招，什么叫冒险不冒险，完全不管。刘俊也会出主意，故意作出破绽来叫金坚看着有隙可乘。这一招正赶上金坚单掌够奔刘俊胸前打来，刘俊侧身躲掌并不还手，跟着把身形往后转。金坚以为这可是赢敌的机会，跟着向前一上步，用托掌照刘俊脊背打来。在刘俊心里早就料到这里，听见后面掌风一响，知道掌到了，身形不停仍然往后转，用左胳膊一挂他的掌，正是面对面，猛然把右手向着金坚胸前一伸，这一招的名目叫作单撞掌。掌离切近想躲万难，还算金坚不含糊，随掌往后一倒，“扑通”一声来了个仰面朝天，众小弟兄这才服司马良、洪玉耳二人的见解。金坚满面羞惭，爬起来下擂台去了。紧接着又上来一位，年岁约在

五旬左右，身高在五尺以上，细腰乍背，双肩抱拢，倒是精神抖擞。来到上面自报姓名，姓鲁名克号叫鲁能仁，外号人称“铁掌镇三巴，”他是金坚的师兄。

他们倒不是为的打擂招亲，皆因老哥儿两个多年不曾出头，忽然间听说谢家滩立了擂了，未免心中有气，暗想：道也别管你是什么人立擂，我们弟兄的威名，难道说你们不知道吗？我们弟兄去与不去倒不算什么，你们可不应当不请。既然不请，分明就是叫我们前去打擂了，倘若我等不敢前往，这就算栽筋斗。故此弟兄二人彼此一计划，这才带了盘费前来。

行在中途路上想起当年一位老朋友，后来因为江湖遁迹挽发为道，就在这条道路中的上清宫做主持，何不去去看望看望，顺便也可以约他同往，再说人家那个功夫，较比我们弟兄又强的太多了，在江湖上没有不知道双剑白文龙的，现在的道号叫作凌虚道长。哥儿两个商量好了，一同来到凌虚的庙内。见着白文龙，就把前去打擂的话说了一遍，还未等说出邀请凌虚同往，老道连连摆手道：“二位兄弟，如果听我的话，这个擂还是不去为对，人家设擂的原意，我也听见说了，原是以武选婿，给女儿招亲，咱们既不打算前去招亲，何必多此麻烦呢？再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在家中抱胳膊忍了，别说是忿气，就是有人请咱们也应拒绝，那才合乎养静之道。”铁掌镇三巴鲁克一听，叫了一声：“大哥，你老这个话说的不对，咱们是练武学的，并非是一天半天了，忽然间有人立擂，我们跟没有这回事一样，乡里乡亲全知道了，人家要有人问咱，说怎么立擂你没去呢，未免与脸面不好看，故此我们弟兄，这才带着盘费前来，确实与招亲没有关系，实在是打算到擂台上，叫他们看看武学家还有我们弟

兄二人，不敢说到那里准赢，大概也不至于输了。”老道听罢微然一笑，叫道：“兄弟，我们有交情没有，如果有交情，我可有几句话要说，若说是没有交情，贫道我可不敢多言。”铁掌镇三巴笑了笑，这才说道：“你我老弟兄，说的不对另说，没有什么碍口的话，有话请讲。”老道点头道：“既然二位兄弟看的起我，我只可把我的见解，当面说出。据我想这个擂去不的，皆因人家既敢设擂，当然就有出色的英雄镇擂，我们三个人的能为，到了那里不准赢的了人家那二路角。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倘若是我们到了那里胜不了，那岂不是自找烦恼吗？所以我说这个擂还是不去才好。”铁掌镇三巴一听，不由得怒满胸膛，心说：“白文龙这个话，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弟兄，言外就说是去了也是白搭，自己有心发作几句，朋友的交情未免不好看。当时把气压住。遂说道大哥说的倒是很对，怎奈时间晚了，我们弟兄已然走到了中途，半途而废，更没意思了，也可以前去看看热闹。”白文龙一听知道自己拦不住，暗含着叹了一口气，接着鲁克、金坚二人告辞。一路之上这个气大啦，总想着赢了擂，必要去趟上清宫，也叫白文龙看看。今天开了擂，没想到金坚上去只赢了一个甘虎，来了这么个刘俊，一掌便将师弟打倒，看到这里这才够奔擂台，报通名姓，然后擦拳过手，跟刘俊打在一处。一面动着手鲁克不住的自言自语：“我兄弟金坚，可并非是他武学不敌你，皆因他是直性人，未能识破你的奸诈，被你用佯输诈败的态度，引他冒险进招，故此才被你一掌打倒。你这一套只能哄我的兄弟，打算跟我来这一套可办不到。”刘俊动着手听他所说之话，倒是很对，心说：“我何不藉着他的言语，激他的怒气。想到这里，也一面动手一面说道：“你

说的倒是不错，皆因金坚是急性人，上了我的当，可见得你心眼多，明白了我的用意，可有一节，回头我也叫你来个仰面朝天，到那时我看你还说什么。我也不是看不起你，既然金坚我不费吹灰之力，将他打倒，就是你比他高，可能够高的了多少，最多用我三成力，足能将你打倒。”鲁克听了这句话果然有气，遂说道：“好，我要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认得我铁掌镇三巴。”一面说着恶狠狠的动手，掌挂风声恨不能一掌将刘俊打死才称自己的心愿。一招紧拟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真不亚如风电一般。刘俊看着心中喜悦，嘴里喊着：“非跟你一死相拼不可，”可就是元神不散，招数上并不加力，俗说那就是以逸待劳。要是在一动手时就使这个法子，鲁克可不能上这个当，这也是因气急才不加审查。再说鲁克这个气还是不打一处来，头一个因为谢家滩设擂无人知会，这是头一气，第二节凌虚道长直言劝阻，现在又被刘俊用话一激，所以才动了真正的怒气，招数上面不顾一切，只知道恨不能一时将刘俊打倒才好，故此招数越发越快，那就叫作着忙，忙里有错这乃是至理。猛然间自己将身形一矮，双掌够奔刘俊的肚腹打来。刘俊看见掌到了，凹腹吸胸躲过了双掌，跟着用手一按，他应当撤步抽身，重新换招才对，皆因心里着急，他打算一晃双手，拐住刘俊的二臂。他往外一晃手大不要紧，被刘俊用招将双臂左右一分，跟着往前上步，一抬腿“砰”的一声，磕膝盖正撞在了鲁克的胸上，“咚”的一声翻身栽倒。鲁克挣扎着爬起来，晃晃悠悠勉强下了擂台。

刘俊将要发话，这么个工夫后面有人高声喝道：“俊儿小子，你打了一个又一个，你打起来没完了，刚才就应当我出来，你腿快跑出来了，小子你趁早躲开，不然咱们两个人就

得先干干。”说着话就过来了一个人，正是牛儿小子于恒于宝元。刘俊一看师叔到了，又知道牛儿小子那个性子，趁早别惹他，只得说道：“你老别着急，我让给你老就是了。”说罢自己退回了班次。牛儿小子一看刘俊听话真走了，自己非常喜欢，这才用手向两面看台上一指，高声说道：“你们大家别看着呀，赶快来呀，谁跟我来招亲来。”这一句话说完了，招惹的众人全都哈哈大笑，赶情牛儿小子叫人上去跟他招亲去。燕普向众人说道：“你们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子名叫于恒，乃是小儿童林的师弟。别看这样浑怔，平平常常的主儿还真不是他的敌手。”燕普将然说到这里，旁边早有人僵了火了，说道：“仙长，不可过于长他人的威风，待我前去会会他。”众人一听说话的正是站殿将军左金童，把话说完已然起身下看台，到了擂台下面踊身纵上去。

牛儿小子正然说得高兴，一看上来一个人，上下打量两眼不认得，问道：“小子你叫什么东西？”左金童报了个假名姓道，问我叫左青龙。牛儿小子接着说道：“小子，我这就叫拿你。”说着挥拳便打，左金童凭双掌接架相还。牛儿小子这个动手，向来是横的，不知道什么叫藏招留手，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左金童那个能为本来很不含糊，要不然也当不了站殿将军。前文已表过，凡是站殿将军都是军师大帅亲自考取，能为稍软的当然就另派别差，由这里看左金童能为决以错不了，可就是有一样儿，跟牛儿小子走上，似乎差点儿。在左金童耳朵里头也有这么个牛儿小子，可就是因为他是猛汉子，心里有点不服他，没想到今天动上手一看，牛儿小子不但力大无穷，并且还是武学高强，伸出手来真得说招招有法，式式有术。这还不说发招非常稳确，不见有十成机会，招

不空发，功夫那就不用说了，巴掌都是挂着一团风，只要用三成力量打在身上也得打出一丈远去。动着左手金童心中暗想：可了不得了，看这个样儿大概我今天还要栽筋斗，莫怪常言说：烦恼皆因强出头，其实我要不僵这个火，不出头登擂台，难道说还有人强派我不成？想到这里自己后悔，可也是无法。自己倒不是说横话，谈到当场一招被人家迟到了致命处，当时一死倒是不惧，所惧的就是带伤以至于当场出丑，被这个牛儿小子打倒，你说这不是自找难堪吗？小子越想越后悔，招数的力量也随着他的心往下退。牛儿小子是得理不让人，双掌舞动，立刻一掌挨着一掌，一招挨着一招的进逼，真如狂风骤雨，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先前左金童还能够敷衍，到后来因为思想往别处一走，未免元神散乱，所以堪堪就到了不敌的光景。于庭老剑客，看他们二人动手，不由得暗含着赞叹，倒不是赞叹别的，皆因知道牛儿小子是童海川的师弟，凭他这么一个天真烂漫的人，尚且把功夫练到这个地步，这总得说是受过名师的栽培，要不然决以造就不到这个地步。由他的身上便可以想到海川的武学，当然要高于一切，不枉打算别开天地，重兴一门武学，再造一家把势，平常人不用说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难保必赢。据我的眼光看这个左金童的能为，已经就比平常人高的多了，但是今天跟牛儿小子遇上，也竟堪堪不敌了。这时左金童看了看，正赶上牛儿小子双掌够奔自己太阳穴打来，左金童有意跟牛儿小子拼命，将头一低向前抢步，双手向牛儿小子肚腹便撞。小子这个地方就叫急啦，不顾一切往里进招，哪知这牛儿小子，是剑客的门徒受过高人的传授，招数上敏捷非常，一看自己双掌要空了，人家冒险递手，心说：小子就凭这一手我就叫

你拿龙。随着身形往后一吸，两双手由小子肩头上往下一理，这个伸手掬手都得讲究这个法，无论是什么人，甚至于不会武学，你要是一掬他他也往后一撤。比如说你要打算掬他的腕子，应当在中节下手，容着他往回一撤正好，就把他的手腕子掬住了，要是打算掬他的胳膊，可就得在肩头上下手，任凭他撤的多么快，他也不能将整个儿的胳膊撤下去。今天牛儿小子就是用的这个法子，两双手由上面一理，小子再想走焉得能够，“砰”的一声双臂被牛儿小子掬住。说时迟那时快，往起一掀，用肩头由底下一接，背对着背怔把个展翅灰鹤给背起来了，迈开大步够奔台口，高声说道：“小子，你看拿龙不拿龙。”说罢只一低头，把左金童扔将下来。左金童在半空中里一打转，就如同打了一个翻筋斗相仿，到了下面正好双脚着地，俗语说的好：“这叫一脚踹出一个屁来。”巧极了，也算是左金童走红运，别看被人家由打擂台扔将下来，浑身上下可并无有一点微伤，小子满面羞惭，自回看台去了。

牛儿小子高声说道：“还有谁来招亲呢？”话音未了，“哧”的一声，又上来一位。牛儿小子一看，哎哟，这个人长得太难看了，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你说张方长的不是就够看的了吗，好哇，他比张方还得加上三倍。柳罐斗子脑袋尖顶，缩下巴，割下来给小孩儿当戛戛拿着玩正好，也不用削尖，不用镞了，别看脑袋细，脖子可粗，差不多跟脑袋一样，脖子不是粗吗？溜肩膀，胸脯窄小，肚子可大，臀部崛起，跟肚子前后辉映，两条小短腿，小脚巴丫，胳膊很长，还是两只小手，身高不足五尺，除了肚腹粗大，两头儿全是尖的，穿一身紫花布裤褂，脚穿靸鞋，还打着紫花布的裹腿，站在那里整个的是一个戛戛，这不是身材长的这样儿吗？你